

何为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

——胡性能《生命书》读札

王云杉 刘佳璇

人的生命存在,离不开对生存意义的探寻。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提出“生命写作”的创作构想和理论框架,对我们思考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参照。从相关论述看,生命写作是作家以自我和他者的生命历程为表现对象,思考记忆、情感、身份等生命经验问题的写作类型。生命写作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非人类存在的“物”。胡性能的《生命书》(原载《天涯》2023年第5期)便是一部堪称典范的“生命写作”作品。作家基于参观澄江古生物化石博物馆的体验,回顾了生命的起源和发展,讲述了人与万物的关系,从而深入思考了人类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

重读《生命书》,笔者不禁联想到巴迪欧的《何为真正生活》一书,二者的共同特征在于思想层面的透悟性。作为哲学家的巴迪欧在探讨生命的真正意义时,不是孤立地谈论个体问题,而是以人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视野,分析个体生命价值的建构,因此,他的讨论具有透悟性。同样,文学在书写人类生命的境况时,只有以人类之外的“大环境”作为参照,才能揭示出人类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生命书》从生命存在的“大环境”出发,探究人与“非人”的存在物的伦理关系。作家将人与自我、人与他者的生命伦理关系等问题置于地球生命史的宏大视野中进行考察,体现了对生命意义思考的通透性。

生命写作源于人对自身和世界的探索欲。《生命书》以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的诗句“我们生活过的那刹那前后皆是暗夜”作为题记,切入生命写作活动,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将原诗句“人生苦短”的“存在论”主题转化为人类认知自我的限度这样一个认知论主题,他说:“人类一直试图穿过时间的黑幕,看

到自己的源头,看到格拉丹冬雪山上的那滴水。但时间的大雾弥漫,人类身后的时光也一片混沌,有时他们仿佛看见了什么,但定睛一看,却又什么也没有看见。”不难发现,佩索阿诗句中的“前后皆是暗夜”对应的是人类认识自我和生命的有限性。接着,《生命书》以历史叙述的形式,回顾了中外不同际际的科研者探索生命历程的戏剧性故事,展现了人类探索自身和外部世界的不懈努力。20世纪以来,人类对生命起源的探索虽有诸多重大突破,但是仍然存在不少未知的谜题。因此,胡性能指出:“生命的起源的破译无比的艰难,它是那样的晦涩难懂,似乎每一行文字都是摩尔斯电码写成的。”在内容上,《生命书》揭示了人类探索生命的动力与限度所在,凸显了人作为“思想的芦苇”(帕斯卡尔语)的真正价值。

《生命书》生命写作的价值在于:现代性观念的反思与未来生活道路的哲学重构。人为“万物之灵”的观念源于现代性的价值判断。现代性是人类进入“现代”历史时期以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具体体现。伴随着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进步,人祛除了自然本身“神性”,并高度弘扬自我主体性,将“人”放置于世界万物的首位,这便是现代性在思想观念层面的体现。现代性观念简单化地处理人与“非人”的存在物的关系,加剧了人与“他者”的冲突,带来了诸多严重的后果。因此,生态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便是现代性批判。与同类文学相比,《生命书》从地球生命史的维度进入现代性的反思,视野宏阔、思想深邃。在参观过程中,胡性能发现,澄江古生物博物馆中的奇虾曾是“地球霸王”,然而它的身影在今天早已荡然无存。相比之下,低至尘埃的蚯蚓在地球上得以延续,他指出:“我很难判断五亿

多年前在生命舞台上频频亮相的动物,包括今天主宰地球的人类,谁才是生命的强者。”同时,他认为:“不要以为自己成为地球食物链顶端的动物就可以随心所欲。”可见,重建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命伦理关系,亟须反思。对此,作家提供的基本思路是将动植物视为人的“亲人”来呵护,学会善待其他生命,善待人类自己,保障人类的生命延续,这对重建人与万物的生命秩序,颇有借鉴意义。

一直以来,人是文学书写的主体。即便是以动物、植物、森林、河流、海洋等“非人类”的自然存在物为题材的生态文学,在表现人与自然的过程中,着眼点依然是人的现实利益。人的个体生命,具有两种基本的书写形式。一是着眼于外部世界,以史学写作的形式记录人的生命活动。二是进入人的内在世界,写人的记忆、思想、情感等因素组成的精神世界。第一种写作属于传记文学,第二种写作被命名为生命写作。在当前社会功绩至上、效率至上的时代洪流下,生命写作作为一种“沉思型”的文学,有助于促进我们对生命内在问题的理性反思。《生命书》的启示之处在于:作家在书写人的生命存在时,不能仅仅关注“人”本身,还要将“人”之外的“他者”纳入到考察视野,借助“他者”的生命历程和生命经验来思考人的生命意义。总之,作家是从人与万物的关系,思考人在大地上的位置,以及真正的生命意义所在,赋予作品灿烂的思想之光。

文艺新观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艺教科中心
合办
邮 箱 : ynywpl@126.com

云岭阅读

让云南中医药非遗绽放新光彩

杨祝庆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医药文化的精华。

2025年8月2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第二批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名单,“中华老字号”昆明中药厂有限公司(简称昆中药)李恒、银慧新和阮云3人榜上有名。至此,昆中药已有4个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体系更加健全,云南中医药非遗日益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文化自觉传薪火

2014年11月,“中医传统制剂方法(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入选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是云南省第一个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中医药文化。入选只是文化身份认同的开始,正如梁漱溟所言:“从乎自觉便有一切创造进步。”入选是文化自觉的起点,目前,这项文化仍然是云南唯一一个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的中医药文化,在云南省中医药非遗传承和保护中发挥着示范和引领作用。

入选以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等法律法规,昆中药严格履行承诺,实施确认、建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等9项保护措施,取得了非遗保护的历史性突破,提高了这项文化遗产的存续力。笔者有幸主持国家级非遗“中医传统制剂方法(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的申报工作,付出真心保护这项文化十余年,深感这项文化富有异乎寻常的魅力。

2012年,昆中药恢复“师徒带”制度,传承人队伍持续稳定并壮大。经过12年的实施,到2024年12月底,昆中药师徒结对的有345人,占全部员工总数的33%。昆中药有各级人民政府命名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8名,其中国家级1名、省级3名、市级1名、区级3名,形成了非遗产品生产传承的梯队。炮制、配方、泛丸、蜜丸生产、药材识别与检验等关键核心技术与技艺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师徒制度不仅使昆明中医药史上有效的师徒传习行规得以延续,而且为现代教育注入活力。

2013年至今,中药档案文献得以充实和保护。昆中药1997年建立档案室,开始保管中药档案文献。入选以来,抢救性记录70余名老药工老药师的技术技艺,同时,搜集、征集档案文献2530余件。向有关部门复制历史档案689件(张)。收集了一批稀世医籍,如民国时期昆明制药标准《昆明方目》、镇厂之宝《昆明81种成药配方目录》《中药成药制造过程规格表》等,是昆明中医药文化珍贵的见证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等法律法规,抢救和征集的档案文献均实现归档、分类和保管,建立了非遗档案库和数据库,较完整地保存了640余年昆明地区中医药界杰出的生产制造知识和技艺。

2015年,知识产权和行政保护步伐加快,双美号、百福堂等50多个老字号药铺注册了商标,加以保护。截至2024年12月,已注册保护如意花开云之南238件、申请国家专利保护34件,其中发明专利15件。昆中药公司有独家品种21个。感冒消炎片、舒肝颗粒、止咳丸等15个中药品种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药品种保护证书,受到保护。1981年5月22日国家实行药品生产批准文号制度。昆中药目前有批准文号的品种143个,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历代药师药工创造和延续的中成药工艺技术。201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昆中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称号;云南省科技厅授予“云南省创新型企业”称号;昆明市人民政府授予“昆明市长质量奖”,昆中药从业人员在保护自身非遗中发挥了首要作用。非遗承载的知识和技能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和认可。

2016年,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授予昆中药“云南省非遗传承保护基地”的称号。2017年,昆中药获得云南省中医药学会“大众传播团体杰出贡献奖”。2018年,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授予昆中药“云南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称号。昆中药张元昆被文化和旅游部命名为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代表性传承人。

昆中药创新传承机制,在全国率先创设公司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评选与命名制度。昆中药从业人群大,技术技艺多,产品丰富。为此,昆中药创建了本单位的名录保护制度。评选和命名了两批昆中药公司级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4名,载入名录,给予保护。代表性传承人是非遗所需知识和技能方面有着眼高造诣的人。同时,在车间设立“蜜丸老药工工作室”等8个公司级的工作室,由代表性传承人作为老药工、师傅或指导老师,带徒传艺。本单位的名录保护制度使技能传承实现了日常化和规范化,大大提高了员工对自身文化的自信心、认同感和自豪感。2024年11月,张元昆全国老药工传承工作室纳入国家级传承建设项目,开始从国家层面推动培养中药技艺传承人。

挖掘精华展药艺

在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马金铺片区,昆中药投资建设“昆中药博物馆(含非遗体验馆)”,展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云南中医药文化。2019年11月,昆中药博物馆试开馆,免费对外开放,接待群众参观。截至2024年12月底,累计接待观众超过14000人次。

昆中药博物馆和非遗体验馆,占地520平方米,陈列兰茂《滇南本草》《医门摘要》、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李时珍《本草纲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中医药档案文献和糖衣锅、乳钵、戥子等文物百余件。由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演示大蜜丸的制作技艺,观众可亲身体验,感受制药技艺和乐趣。现已成为展示中华老字

号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阵地。

较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了中医药档案文献资源。利用档案文献,昆中药拍摄制作了《如意花开云之南》《丸心——一脉相传六百年》《问道1381》等电视纪录片、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云南电视台等媒体播出。出版发行《老话话非遗:国家非遗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的传承》《云药故事》《昆中药的故事》等10种非遗图书,用以改进传承和保护。2019年11月28日,昆中药公司《挖掘中药档案,传播中药文化》案例,被国家档案局评为全国企业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优秀案例一等奖,受到表彰。非遗整理和研究成果,使世代相传的中药技艺得到再现,融入现代生活之中。

2021年至2024年,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组织专业摄制团队,抢救性记录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元昆的泛丸制作技艺和云南省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赵桂英的蜡壳制作技艺,保存了精湛的制药技艺。

公益传播闻心田

昆中药组织非遗“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代表性传承人,定期参加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全国科普日、中国—南亚博览会暨昆交会等大型文化展览活动。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现身说法,以蜜丸制作、中医义诊、有奖识药、新品试饮、产品展示等形式,寓教于乐,普及中医药和健康生活知识。自2014年至2024年,每年均组织展示展演,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张元昆、春永仙、姜秀英、钱进等非遗传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6月参加在昆明官渡、西山马街、玉溪聂耳广场等地举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展,荣获传承奖。2022年7月,在中共西山区委宣传部、西山区委文化和旅游局和云南民族民间文化遺產保护与开发协会组织的大赛中,非遗“昆中药传统中药制剂”表现突出,取得优异成绩,被评为一等奖,非遗技艺绽放出新光彩。

多渠道传播这项宝贵的文化遗产。自建昆中药网站、微信等媒体,扩大受众人群。2021年5月26日,云南电视台记者采访张元昆泛丸技艺,制成纪录片《滇南本草》播出,呈现了独特的云南中医药文化。2023年,中宣部“学习强国”平台转载了《云药故事》18篇,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2023年1月至7月,代表云南中医药界,昆中药人入选中国国家博物馆“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大展”,有效地宣传了云南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

2023年后,大型活动剧增。张元昆等6名传承人参与对外展演14场,受益人群27万人次,线上阅读量100万次以上。2024年11月15日,经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审核,央视财经频道授权昆中药“中药瑰宝品牌”的新身份,并启用同名新标识。至此,昆中药1381品牌开始跻身国家品牌,珍视、热爱、发展中医药的社会氛围更加浓厚。

读书人语

魁星阁长联解读

史玉芳

在我幼年记事里,常听家乡文化人段天锡和杨天祥老师说,凤庆文庙的魁星阁里有一副大气的长联,是郑显杨题的。上联是:“更上一层楼,看东屏龙嶂,南俯龙湫,西邻凤岫,北倚髻院,况复双城烟火,四面云山,百里风光尽收眼底。”下联是:“远稽往古事,想唐虞姚洎,宋名庆甸,元置土府,明设流官,益以勐氏孤忠,尚书大节,千秋史鉴注心头!”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文庙不仅是祭祀孔子的圣地,更是一方文脉的象征。云南凤庆文庙作为滇西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文庙之一,承载着边地文化与中原文明交融的厚重历史。郑显杨所题写的这副长联,以宏阔的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意识,将凤庆的地理形胜与历史沿革熔铸于一体,构成了一幅立体的文化地图。上联“更上一层楼”起笔,引领读者登高望远,俯瞰凤庆四围胜景;下联“远稽往古事”开篇,则带人穿越时空,回溯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这副对联不仅是对凤庆文庙的礼赞,更是对一方水土人文精神的深刻诠释。

上联以空间为经纬,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的地理意象系统。“更上一层楼”化用王之涣《登鹳雀楼》名句,既暗合文庙作为精神高地的象征意义,又为后续的空间展开预设了观察视角。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依次呈现:“东屏龙嶂”以“屏”字凸显山势如屏障般的守护功能;“南俯龙湫”用“俯”字强调居高临下的视角,暗含人文对自然的观照;“西邻凤岫”的“邻”字则赋予地理关系以亲和性;“北倚髻院”的“倚”字又转为依靠之意,四字方位词各具匠心。随后“况复”

新书架

《穿过月色的走廊》出版发行



康成喜诗集《穿过月色的走廊》近期由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诗集共收录诗歌147首,所选诗作,既有反映个人生活场域的作品,也有作者基层观察的写作,突出现实场景、生活细节和内心体验。诗人在写作中坚持关照人本身,关注身边微小事物和具体个人。同时,诗人还把写作向“边境”聚焦,用诗意表达热爱祖国、热爱边疆的情怀。

诗人商震在诗集序言中评价:康成喜的诗歌完整地呈现了他所生活、工作的场域,使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交融,并有着丰富的在当代精神、当代意识的渗透下,所形成和创造出来的自我的新鲜世界。他以自我为核心,表达主观感受所形成的情感空间,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完成诗歌的创作,是一部真正为自己而歌、为内心而歌的诗集。

康成喜,90后,生于云南芒市,从事基层服务工作。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见于《边疆文学》《滇池》等刊物,作品入选《云南青年诗人专号》《云南诗歌选本》。

黄立康

《云南咖啡》出版发行



范蒙蒙著《云南咖啡》,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时下,云南咖啡正以其独特的风味和品质,逐渐成为中国咖啡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云南咖啡》共分咖啡的基础知识,中国咖啡、云南咖啡的种植史、云南咖啡产业现状,云南咖啡产区优秀人物事迹等四部分,生动真实地展示了云南咖啡产业的发展历程,在读读者了解云南咖啡的产业现状和文化内涵的同时,更感受到云南咖啡背后的人文情怀和精神力量。

张雪飞

递进一层,将视线由四周自然景观转向人文景观——“双城烟火”,再扩展至“四面云山”,最终以“百里风光尽收眼底”作结,形成由点到面、由近及远的空间序列。这种层层推进的描写手法,不仅展现了凤庆地理环境的壮阔,更暗喻了儒家文化“观物取象”的认知方式和“天下关怀”的精神境界。

下联以时间为轴线,梳理了凤庆从唐代到明代的历史沿革,“远稽往古事”中的“稽”字带有考据、追溯的学术意味,与文庙作为文化传承场所的功能高度契合。作者选取“唐虞姚洎,宋名庆甸,元置土府,明设流官”四个历史节点,以简洁的官制地名变化,勾勒出凤庆从边地到逐渐纳入政权体系的历史进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置土府,明设流官”八字,浓缩了明清时期对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重要政策变迁。随后“益以”二字引出地方历史人物——“勐氏孤忠,尚书大节”,将宏观历史叙事落实到具体人物的精神品格上。最终“千秋史鉴注心头”与上联“尽收眼底”形成巧妙对应,从空间感知转入历史体悟,体现了中国人“以史为鉴”的文化传统。

这副对联的艺术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结构上严谨对称。上下联各五句,句式长短错落,平仄相谐,对仗工整而不板滞,其二是用典自然融汇。“更上一层楼”化用唐诗,“史鉴”暗含“以史为鉴”典故,却不着痕迹。其三是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上联写景实则寄托情怀,下联叙事则映照现实,共同构建了一个情景交融、古今交汇的审美空间。从“双

城烟火”的生活气息到“尚书大节”的道德高度,从“四面云山”的自然造化到“千秋史鉴”的人文积淀,作品完成了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的升华。

郑显杨的这副对联超越了单纯景物描写的层面,将凤庆文庙置于广阔的地理空间和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进行定位。上联的空间叙事与下联的时间叙事相互交织,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文化坐标体系。在这种时空交融的叙事中,文庙不再只是一座静止的建筑,而成为连接天地古今的文化节点。作者通过这种宏大叙事,既彰显了凤庆独特的地理人文优势,又强调了文庙作为地方文教中心的历史使命。当“百里风光”与“千秋史鉴”在观者心头眼底交汇时,地域文化的自豪感与历史传承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

在当代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重读这副对联别有深意。它提醒我们,任何文化传承都需要同时具备空间上的开放视野和时间上的历史意识。凤庆文庙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而保存至今,正因为它不仅是一座供奉先师的殿堂,更是一个融合了地理认同与历史记忆的文化符号。郑显杨通过对联艺术将这种文化密码镌刻在庙堂之上,使后来者登临此地时,既能纵览山河壮丽,又能追慕先贤遗风,在时空的交汇处找到自己的文化根基。这或许正是中国传统楹联艺术的精髓所在——以有限的文字,开启无限的精神空间。

只是可惜,此对长联现只存于文献,而魁星阁,依然屹立,虽经风雨,却仍旧如新。

星河共潮生

李铮睿

晨读课的风卷着课本翻页声掠过走廊时,阿木枫铃颈间的银饰总在晨光里漾开细碎的涟漪。那时我总望着那些流动的光发呆——后来才懂,它们原是木蚌山区的星子,顺着某条看不见的脉络,正与教室里的琅琅书声共赴一场潮汐。

当木蚌山区的夜色漫过群山褶皱,整片天穹便成了彝家女儿待嫁的织锦。银河是阿妈纺锤垂落的银线,北斗是头冠摇曳的流苏,繁业七星与吐苦六星,正以朵洛荷舞的韵律明灭。我站在这星空下,仿佛看见星光共舞:月琴弦震颤的音符与汉语平仄相和,火塘边的古谣化作汉字笔锋的墨韵,姑娘百褶裙的纹样,都成了勾连语系的密码图谱。此刻方知,语言文字恰是贯穿时空的银河绣线,让每颗星辰循文明经纬,在历史的织锦上找到永恒坐标,让每缕星光穿透千山,温暖守望的窗棂。

创新班电子白板亮起时,阿木的指尖正悬停在“彝文规范方案对比”的标题上。他眼底的星空在蓝光里闪烁:“彝文也有象形表意,老彝文的‘月’,是祖先用眼睛看月亮线条。”幻灯片轻转,新彝文的“月”化作规整几何,像汉字“月”的孪生兄弟,两组字符在屏幕上完成跨越时空的对话。

他叫阿木枫岭,据说来自那埋藏于云海의深山中的。他的指尖拂过电子白板上的彝文时,颈间银饰晃出的碎光如未化的山巅残雪,睫毛上栖着的,似湖畔清晨的薄雾。他的言行举止,像湖底沉睡的星子,与彝文典籍里的符号同具一种沉静的弧度。

初识阿木时,他总独坐教室角落。课间喧闹漫过课桌时,他的案头永远摊着泛黄线装书,指尖在陌生字符上反复摩挲,像破译无人能懂的密语。一次撞见他对着电脑轻叹,屏幕上各地彝文扫描件:有的如悬崖古画苍劲,有的似溪流柔婉,却在他标红的批注里显露出难调和的差异。“就像同片森林的树,”他忽然抬头,声音轻得怕惊扰了什么,“枝丫太乱,风就传不远了。”

为收集古彝文样本,他周末总泡在古籍室,抱着放大镜逐页比对,笔记本上的批注从潦草到更潦草,最后只剩歪斜的问号。雨天见过他抱两份资料立在屋檐下,袋口露出的纸页沾着水痕,字符晕成模糊的蓝。他对着资料叹气:“一份楚雄彝文的‘火’,笔画如烈焰腾跃;一份凉山彝文的‘火’,字形似炭火温吞。寨里老人说,从前两寨人见面,连‘盐巴’都要比画半天才能懂,更别说交流经文了。”他指尖敲着桌面,银镯碰撞声里带着涩:“没有规范的字,文化就像断了线的银饰,散在风里

响不成调。”

真正让我见着光亮,是他准备PPT的那些夜晚。宿舍楼的灯一盏盏暗下去,唯有他的窗口始终亮着,屏幕上的幻灯片从简陋到精致:古彝文的“水”旁注着“如金沙江急流”,规范后的字形边写着“似汉字‘水’的柔润”,末页用加粗汉字写着:“规范不是削去棱角,是给千万条溪流找共通的河道。”周末路过他家楼下,撞见他对着屏幕练解说,声音不大却字字浸着光:“你们看这个‘家’,规范后保留了火塘的轮廓,就像汉字‘家’里永远有‘家’,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念想,原是一样的。”

展示那天,教室里的期待漫过课桌。当阿木讲到规范彝文如何破解“同物异字”——比如将各地对“团结”的十余种写法统一,既存古彝文风骨,又让不同支系的人一眼看懂。后排忽然响起细碎的赞叹,他翻出村民用规范彝文写的家信照片,说道:“现在山里老人能看懂县城的通知,孩子能在课本上读到祖辈的故事。”台下掌声如春潮漫过堤岸。最动人的是结尾,他放出某电商平台截图:彝族刺绣说明用规范彝文与汉语标注,下面有汉族买家留言:“原来这纹样有‘守护’的内涵,和我们的平安结意思一样。”“这就是规范的力量。”阿木站在屏幕前,颈间银饰在光里流转,“它让文化能走出去,也能请进来。”那一刻忽然懂得,他口中高不可攀的土尔山从不是终点——当古老文字有了规范的羽翼,当不同民族的人愿为它驻足,孤独的跋涉早已变成众人共行的坦途。

如今,阿木的笔记本里多了新内容。最新一页贴着全班合照,旁边用规范彝文写着“同行”。他说要把研究做成小册子,用汉字注解每个字符的故事。我知道,那些曾藏在深山的符号,终将顺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脉络,走进更多人心里——就像木蚌山区的星星,独自闪烁时只是微光,连成一片,便成了照亮民族的星河。

“书同文、语同音”,从来不止是笔墨与声息的归一,更是九州同心的凝练象征。它如彝家火塘的星火,在唇齿间煊热各族情谊;似大凉山的溪流,在笔砚间汇作共赴前路的长河。星河如织,银饰相牵,规范彝文的“月”与汉字楷书的“月”共映穹苍,不同语系的“家”字都藏着火塘的温度。我深信,以通用语言为经,以规范文字为纬,星辰终将抱成更璀璨的星系,在心相通、情相融的长歌里,共赴如磐星山般绵远,似金沙江般浩荡的明天。